

庆祝建党百年，助推各省市演艺资源共建共享——

长三角红色文化主题展演将在“演艺大世界”启幕

■本报记者 童薇菁

为庆祝建党百年，首届“长三角城市戏剧节”将于4月13日在中国大戏院正式启幕。这场红色文化主题展演盛会，汇聚九台来自长三角演艺机构最新、代表最高艺术水准的舞台剧作品。以安徽省黄梅戏剧院黄梅戏《共产党宣言》开幕，以上海中国大戏院自制舞台剧《红色的起点》(青春版)闭幕，为期两个月的戏剧节将全景式展现党的光辉历程、先进人物，向党员和观众传递信仰的力量。

“鼓励长三角最新创作剧目在演艺大世界首演，推进演艺大世界成为长三角剧目的首演地、交流地，是我们发起戏剧节的初衷。”本届戏剧节主办方、上海大光明文化集团董事长夏锋接受本报采访时说，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，国内红色主题创作热情高涨，以“党的诞生地”上海为中心，长三角地区相关文艺作品更是精品迭出。沪苏浙皖“三省一市”的主要相关演艺机构收到邀约后，纷纷拿出院团最新、最好的舞台作品跃跃欲试。“未来，我们希望以戏剧节为平台，搭建沪苏浙皖四省市区域联动，实现各省市演艺资源共建共享。”夏锋说。

开幕大戏、黄梅戏《共产党宣言》是安徽省黄梅戏剧院2021年的重点创作剧目，汇集了全国一流主创班底。该剧根据唐栋同名话剧改编而成，紧扣“讴歌党、讴歌祖国、讴歌人民、讴歌英雄”的主题，展现了共产党人坚守革命信仰、为革命胜利和人民解放奉献生命的崇高精神。由杭州话剧艺术中心创排的诗话情景剧《红船·追梦》突破传统叙事，通过对白与独白让情感跨时空发生碰撞，用诗画情景剧的方式揣摩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峥嵘岁月。这些作品通过创新性的表达，让历史故事鲜活地立于舞台之上。此外，还有浙江省演艺集团史诗话剧《雄关漫道》、合肥演艺集团舞剧《立夏》、宁波演艺集团话剧《守护》等将悉数上演，涵盖话剧、歌剧、舞剧、戏曲、情景剧、史诗剧等多种类型，回顾了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断面。

上海是党的诞生地。本次戏剧节上，多部“上海出品”将集体展现上海舞台对历史的深情描摹。由中国大戏院出品的大型意境多媒体舞台剧《红色的起点》(青春版)，将作为本届长三角城市戏剧节的压轴剧目精彩亮相。该剧由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田沁鑫根据叶永烈原著改编，循着建党前后的时间线，挑选最重要的节点、事件与人物，舞台上，16名年轻

演员用他们青春洋溢的表演，展现出建党前后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。

“播火者把光明撒遍大地，丹心的化作晨钟；播火者把光明撒遍大地，启明星的星，用他的闪烁呼唤阳光”……上海歌剧院原创歌剧《晨钟》也将在戏剧节上再现“南陈北李”的峥嵘岁月。歌剧《晨钟》以“寻道、行道、殉道”贯穿全剧，展现革命先驱者们的求索路途之艰难，反映中国近代社会的道路选择，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与“浴火涅槃”。

长三角地区聚集了众多的大中小城市，优质的剧场、演出团体、演职人员也十分密集，具有共同的江南文化背景。本届长三角城市戏剧节除了丰富的演出节目外，上海大光明文化集团还将牵头举办城市剧场文化论坛，拟邀多位业界专家、剧场负责人、演出机构负责人等共同参与，资源共享，优势互补，为长三角文旅演出产业的生态构建出谋划策。

演出之外，长三角城市戏剧节还将围绕剧目、戏剧主题等策划系列相关衍生活动，包括戏剧工作坊、剧本研读会、主创对谈、主题分享会、舞台导览等，通过多种艺术教育形式丰富展演层次，并依托多媒体技术实现线上线下联动，将融于艺术的“红色”，覆盖更大的受众群体。

然，还有两个姐姐，她的母亲和她的妈妈。

影片一开场，安然的母亲和父亲同时死于车祸，在整个故事里没有机会正式出场。但是，观众看到了安然的舅舅，连六岁孩子都瞧不上的“不靠谱舅舅”，他沉溺于赌桌，半生浪荡，不到20岁做爹，终因不思进取，婚姻只维持五年，妻女和他决裂，女儿成年后以他为耻。年近百岁的舅舅，号称要把“弟弟”当儿子养，转身就带着六岁的孩子混迹赌场。他不坏，甚至他某些时候代替了安然冷漠且缺席的父亲，给了她父爱的错觉。但他毫无疑问是烂泥扶不上墙的混子。不难想象，一个条件简陋就简的普通家庭怎样“供养”出这样一个不肖子，而安然的母亲，无论婚前或婚后，含辛茹苦地担着“照顾”弟弟的责任。

安然母亲的“生前事”是一个留给想象的黑洞，安然的妈妈是真正触目惊心那个“姐姐”，她怀着不甘度过了为弟弟任劳任怨的大半生——家里只能供一个学生，于是弟弟读中专，姐姐辍学；姐姐才到莫斯科打拼，弟弟结婚生女，家里让她回去带孩子；弟弟不喜欢的女儿，姐姐带大；弟弟意外死亡，葬礼现场忙前忙后的是姐姐；弟弟留下的儿子，家里一地鸡毛，姐姐来收拾……这是我们在社交网络故事里见过的一辈又一辈的“姐姐”，她们善良，盲目，有时候为着糊涂的“爱”做着伤己伤人的事而不自知。她们在持续“被迫奉献”的规训下，“自我牺牲”成了身体的被动反应，甚至以为“母职”是理所应当的。在葬礼过后，妈妈反复对安然说着“长姐如母”“你眼下唯一要紧的事是把弟弟带好”。

的，尤其是，编剧几乎是给女主角安排了一个“不幸中万幸”的情境。弟弟让她措手不及，虽然一大家子亲戚觉得“该她养弟弟”，但是能对她制造事实压力的，一个都没有，养还是不养，从头到尾决定权一直在她；对比弱得毫无生存能力的弟弟，她反而是拥有部分经济自由的一方；在安排弟弟的领养事宜和卖房的过程中，她没有正面遭遇家族男性成员实质性的阻挠。在这样一个没有正面遭遇性别挤压的环境里，安然的意志始终强悍且坚定，她激烈地反抗着世俗强加给她的道义负担；她的痛苦，当然有流言蜚语和“他人的目光”制造的情感困扰和负累，但根源是她内心自发的——姑且不谈和幼弟生疏的亲情，只以她的能力，确实不足以支撑姐弟两人正常的生活，无论求助于机构还是进入领养流程，她的选择合法合理，她个人却难以停止对一个六岁孩子的恻隐之心，隔着和父母的恩怨，弟弟很大程度是无辜的，安然和弟弟之间，温情是有的，真情也是有的，但这点情分面对养育一个孩子的巨大负担，太无力了。

类似的情境，在多兰的电影《我的妈妈》里也曾出现过，一个母亲在痛苦的生活和抉择后，把严重双向情感障碍的儿子送进了特殊少年机构，“我爱你，但在现实的困境中，我的爱力不从心”，是不是母亲、姐姐和女儿，更容易被亲情和爱所绑架？也许是，但是在女性争取“是我自己的”的奋斗中，性别之外或与性别共生的伦理困境，并不是能轻易丢弃的包袱，很多时候，所谓的开放结局，也只是带着残缺和痛苦往前走。

即便做一个义无反顾的新时代女性，也不意味着她可以豁免于伦理选择中的情感痛苦。影片《我的姐姐》成为投入电影市场的深水炸弹，三天假期票房突破四亿元。图为电影海报。



三天拿下四亿票房，《我的姐姐》引发的感情讨论刚刚开始——

“姐姐们”更多的情感困境，在奉献和牺牲之外

■本报记者 柳青

关于“家庭内部资源向男性倾斜”“女性遭遇结构性不公和忽视”的个案故事在社交网络上屡屡掀起争议声浪，在这样的语境里，《我的姐姐》注定会成为投入电影市场的深水炸弹，三天假期票房突破四亿元，这不意外——一切成功的电影总是击中了观众群体的痛点或爽点。但是，随着女性群体的抗争和自省成为一种共识，像《我的姐姐》这样的题材，除了激发观众的情绪能量，它有没有可能在情感和伦理的层面展开更丰富的讨论？

就如《我的姐姐》里的这位姐姐，她痛苦的是重男轻女的父亲长久的冷漠？是家族长辈强加给她的“必须奉献”的育儿职责？还是她有魄力有魄力对抗“被迫牺牲”的规训，却无法摆脱对幼弟的恻隐之心？在个人感到力不从心时，求助于外界并部分地割舍亲情，这构成道德亏欠吗？这些似乎彼此矛盾的情感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一起。女性要做自己命运的决策者，她首先是自我实现的独立个体，而不是任何人的女儿、母亲或姐姐——这是一个绝对正确的前提。然而与之伴生的情感却很难非黑即白、二元对立，牺牲或不牺牲，自利或不自利，过程都是痛苦的，世间不存双全法，难以找到最优解的伦理困境，这是具体到个案中的真实。

从影片的内容看，《我的姐姐》这个片名是曖昧的，因为它围绕着女孩安然的困境，却显然不以弟弟安子恒的视角讲述。“我的姐姐”更像是一个广义的定语，影片里除了安然

安然虽然悲惨地遭受父亲多年冷暴力，但她毕竟在“独生子女”的既定事实中长大，带着这一代人的锋芒，她对家族内部的男权话语是警惕的，并且从一开始就激烈地反抗。在性别议题的层面，妈妈才是被忽视、被压制、被伤害的“姐姐”。《我的姐姐》的情感能量，很大一部分集中于妈妈，女性编剧和导演的创作方向，绕开了诉苦的陷阱，妈妈既是迷信于“女性奉献”的受害者，但看似麻木的她最终也是那个顽固系统里松动的螺丝钉，是在一番将心比心的交流之后，给了安然决定性的勇气和决断力。妈妈流泪说出“套娃又不是一个一定要套在一起”，这句台词在那个情境里是高度象征性的，也是影片的高光时刻，这是一个女性通过自身原发的力量获得精神自由的时刻。按照流行的观点，妈妈这样的人物是需要被唤醒、被启蒙的，而《我的姐姐》却谨慎地回避了所谓的智识优越，呈现了某种真实且有力量“朴素的苏醒”，曾经受难的女性自发生突破蒙蔽内心的乌云，并且，这份自主、自由的意识转向对同性的友爱和良性助力。

“为了弟弟的姐姐们”，她们的故事需要被讲述，但安然和母亲、和姑妈是不同的，她的痛苦和困境不是因为“奉献”，而是，即便做一个义无反顾的新时代女性，也不意味着她可以豁免于伦理选择中的情感痛苦。如果上几辈女性的牺牲和受难是痛苦的，那么，被陋习定义的“自私的女性”，并不能无所负担地做无情真豪杰。

严格说，《我的姐姐》不是一部特别成熟的作品，剧作中作者刻意为之的痕迹是不少

的，尤其是，编剧几乎是给女主角安排了一个“不幸中万幸”的情境。弟弟让她措手不及，虽然一大家子亲戚觉得“该她养弟弟”，但是能对她制造事实压力的，一个都没有，养还是不养，从头到尾决定权一直在她；对比弱得毫无生存能力的弟弟，她反而是拥有部分经济自由的一方；在安排弟弟的领养事宜和卖房的过程中，她没有正面遭遇家族男性成员实质性的阻挠。在这样一个没有正面遭遇性别挤压的环境里，安然的意志始终强悍且坚定，她激烈地反抗着世俗强加给她的道义负担；她的痛苦，当然有流言蜚语和“他人的目光”制造的情感困扰和负累，但根源是她内心自发的——姑且不谈和幼弟生疏的亲情，只以她的能力，确实不足以支撑姐弟两人正常的生活，无论求助于机构还是进入领养流程，她的选择合法合理，她个人却难以停止对一个六岁孩子的恻隐之心，隔着和父母的恩怨，弟弟很大程度是无辜的，安然和弟弟之间，温情是有的，真情也是有的，但这点情分面对养育一个孩子的巨大负担，太无力了。

类似的情境，在多兰的电影《我的妈妈》里也曾出现过，一个母亲在痛苦的生活和抉择后，把严重双向情感障碍的儿子送进了特殊少年机构，“我爱你，但在现实的困境中，我的爱力不从心”，是不是母亲、姐姐和女儿，更容易被亲情和爱所绑架？也许是，但是在女性争取“是我自己的”的奋斗中，性别之外或与性别共生的伦理困境，并不是能轻易丢弃的包袱，很多时候，所谓的开放结局，也只是带着残缺和痛苦往前走。

《戏剧新生活》中的笑与泪，折射出太多纯粹的“爱”与“光”

这八位“灰头土脸的哥哥”，凭啥拿下今年第一季度综艺最高分？

傅踢踢

如果新冠肺炎疫情有任何值得“感谢”的地方，恐怕就是那些因缘际会的巧合了。

2020年，乌镇戏剧节停办，国内戏剧人的年度盛会告吹。然而塞翁失马，用线上方式推广戏剧的尝试终获进展。这落地的一声响，就是今年第一季度评分最高的综艺黑马——《戏剧新生活》。

初听《戏剧新生活》筹备的消息，内心颇多忐忑和疑虑。

须知近年国内的爆款综艺，大体遵循两条规律：明星素人化，素人明星化。高高在上的明星，刻意呈现他们身上柴米油盐家长里短的部分。原来明星也是人，经由综艺的拍摄和剪辑，有什么不开心的，说出来让普通观众开心开心。而素人综艺效仿韩日的成熟模式，握着棒棒的学习，做着酷酷的工作，谈着甜甜的恋爱，通过大量平淡生活里的高光时刻，抚平伤痛，舒缓疲惫。

即便同样是从舞台走向荧屏的《声入人心》，也暗藏了走红的基本逻辑：颜值快速出道，实力彻底碾压。

可是，凡此种种，《戏剧新生活》具备哪些？

话剧演员常常自嘲，影视演员脱去戏服，往人群里一站，依然耀眼夺目。但舞台上鲜活生动的角儿，往海里一跃，从此泯然。

《戏剧新生活》里的八个主角，高铁站一块就是手机信号，也没什么神颜来圈粉。相对较红的修睿和吴昊宸，严格来说算借了影视的光。虽然在戏剧舞台上，每个人都颇多建树，但在刷粉的圈子外，说他们是“素人”也不为过。

至于“素人”明星化的路，显然也走不通。婚恋有《心动的信号》，职场有《令人心动的offer》，可《戏剧新生活》的设置非但不令人心动，还令人心死。

一群大老爷们，关在乌镇两三个月，组成自给自足的戏剧公社。演出得自己

排，场地得自己租，饭钱得自己挣。

睡觉在大通铺，晚上打呼噜组一个交响乐队。跑隔壁地里偷菜，景区管理会上找上门罚款。看到乌镇的酱鸭羊肉，只好强忍着绕道走开，摆摆手说句“一点都不饿”。几十台摄像机如影随形，记录了太多令人发噱的窘迫。

发起人黄磊甚至戏仿“乘风破浪的姐姐”，把这八个戏剧人称作“灰头土脸的哥哥”。

话剧说到这份上了，凭什么指望人看下去，转出去？

凭两个溢了的字：“爱”与“光”。

言必称热爱，行必称追求，是眼下综艺的流行趋势。但《戏剧新生活》不声不响不起誓，真听真看真感受。

创开几千万量级的综艺制作费用，戏剧人在镜头里的状态是真的穷困。这种事先张扬的穷困，就像是另一种假定性：以乌镇的剧场群落为舞台，八个人，几十天，十台戏，最终应交出怎样的作品？这些作品又怎样回应发起人黄磊在第一集提出的那个“大哉问”：做戏剧究竟能不能赚钱？

答案极度真实：勉力糊口。

可这份糊口背后，却没有丝毫糊弄的成分。

第一场戏，除了稍晚入组的吴昊宸，每个人都参与了。戏的情节很简单：有一只叫小兰的小鸡，不愿下蛋，只想看海。不会游泳的鸡，却梦想拥有一段追随海的旅程。

这个故事隐喻再明显不过，用在开头，也足以让每位演员明志。

八个“小兰”在此后探索了沉浸式和环境戏剧，改编过《李尔王》《道连·格雷的画像》，到最后，他们做了一出偶戏。

这部名叫《关于23号星球》的作品讲述了一个小孩的梦：梦里有大飞

龙，有魔法师，有晦暗未知也有波澜壮阔。当小孩从梦中醒来，成为大人，有了自己的小孩，他终于明白，从前种种，譬如昨日死，更似今日生——生活总是遗憾唏嘘常在，但童心不死，纯真永存。

《戏剧新生活》的一头一尾，以梦想开始，以梦境结束，前者叫人尽力追逐梦想，后者叫人切勿忘记初心。这样有意无意的安排，或许没有见天地，却已经见众生。这是我们为之流泪的原因。

而这些演员，以及他们身后更广大的戏剧人群体，也时时刻刻在这样梦想与梦境的流徙之间。

港口渔舍，网口恰饭，前往星辰大海的路上，总得学会谋生。为初心耐得住多少委屈，为梦想舍得下多少骄傲，比什么都更能证明“热爱”二字。

《戏剧新生活》旨在推广戏剧，当然也会呈现舞台背后的部分。透过演员的捉襟见肘，观众渐渐理解，场租灯光服化道都是成本，普通戏剧人大致是怎样的收入水平，而在嬉笑怒骂背后，观众也能体会，一出戏怎样从点子到本子再到鲜活的演出，要经过怎样一群人的排打和磨合。

当过程忠实地呈现，答案就自在人心。性情诙谐的吴彼其实是个戏痴，但凡戏剧公社的营收向好，他就开始惦记排戏，而在演员登台前，他也屡屡念叨那句：“愿戏剧之神保佑，让这些年轻的演员们，将自己的艺术生命绽放在舞台上。”

正是综艺节目台前幕后的记录，让这句乍听空洞的话，显得扎实且充满力量。

丁一滕和赵晓苏在寒流来袭的气候，一起扎进了湖水里。赵晓苏最后一天要轧三场戏，辗转剧场的间隙还得在不同的角色和台词之间切换。刘晚霞泡在道具间里的日与夜，还有那些纸板木片做成的物件，都是戏剧人再熟悉不过的入行初期的共通经验。

刘涛祺和修睿在《鸡兔同笼》里那段情绪喷薄的结尾，吴彼在《出山》里那个凝固又近乎颤抖的定格表情，《一座剧院》里“小丑竟是我自己”的辛酸里夹杂自嘲的眼神，《邂逅·似水》里似真似幻的情感丝缕，通过影视独有的特写镜头，传递出剧场也无法感知的冲击力。

对鲜少走进剧场的观众来说，综艺或许是门槛最低的戏剧启蒙，也是最容易拿到的通向戏剧殿堂的钥匙。

《戏剧新生活》安排了一个煽情的结尾。当演员们结束了全部十场演出，黄磊、赖声川和乔杉把他们送上了一艘名为“沙石比亚号”的小船。船舱里放着道具以来大大小小的所有物件，用作道具的两只小鸭子也“长大成人”，围在他们的脚边“嘎嘎”摇晃。当时间与记忆交叠，这艘始发乌镇的小船也将和小兰一样，飘飘摇摇，驶向大海。

第一季宣告終了，第二季敲定制作，《戏剧新生活》带来了哪些改变？

对观众来说，所谓做梦人生，看到了戏，看到了梦，看到了花间的酒也看到了梦里的人。至于这些戏剧人，他们不发高调，不乱抒情，可那些泪滴滴在心的意念，以及由此绽放的光芒，通过言行被镜头记录，然后被听见、被看见，或许还能被接受和理解。

节目定名《戏剧新生活》，其实费了一番周折。早先有意向用“致无名之辈”，但过度自谦多少显得计较。后来打算用“会发光的你”，可指涉似乎又显得太模糊。我倒很喜欢《戏剧新生活》这个初看平淡的名字。

所谓“新生活”，有两层意思。一来，既有的旧生活里，也包括戏剧。二来，因为戏剧，生活得以革故鼎新。

那么，戏剧新生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？

我的想法是，有一天，当我们提到戏剧，不再觉得它是小众的、反常的、难以维系的、拼死坚持的。我们不再需要单独把戏剧从日常的消费行为里剥离，不再担心是不是因为看不懂而丢人，不再因为涉猎一些戏剧就沾沾自喜。有一天，戏剧不是什么神圣或者独特的东西，它就是我们的食粮，是我们的水和空气。

丁一滕给《戏剧新生活》写了主题曲《会发光的你》。有句歌词说：“在六便士的世界里，摔掉月亮上的尘土，我们是无名之辈吗，也是各自生活里的英雄。”

真正的英雄主义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。让我们祝福戏剧人：愿你们都能做自恰自在追梦的人，对戏剧理想那颗滚烫的赤子之心常在，热爱的力量和艺术的光辉永存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、青年编剧)